

好

得謚名臣傳

卷六

子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

名臣列傳五十

正藍旗漢軍得謚大臣

李日芄

佟鳳彩

甘文焜

佟國瑤

鑲藍旗漢軍得謚大臣

馬之光

尚之廉

諾穆圖



李日兌。漢軍正藍旗人。崇德元年。由內院生員考居二等。賜人五戶。順治元年。以貢生授直隸永平府知府。以治行知名。二年。遷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昌等處地方兵備道。三年四月。內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四年十一月。

特授提督操江兼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官勤慎。辦事有才。時進勦湖廣。官兵絡繹道路。而軍需無誤。十二年卒於官。

世祖章皇帝優加卹典。賜祭塋如典禮。謚忠敏。加贈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立碑墓道碑文稱其性行端良才猷敏練克勦王事著有勲勞云

佟鳳彩字高岡漢軍正藍旗人世居遼陽年二十三歲理事內院以才改授香河知縣有善政士民德之順治三年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奸宄屏跡旋奉

命巡鹽河東絕私販以甦商賈報

命稱最復巡視西城又差巡茶馬商民不擾還

朝又巡視東城外轉湖廣武昌道右叅議時偽桂

王竊據滇黔八年偽秦王孫可望偽晉王李定國侵犯湖南地方湖北居民震驚

王師進勦供億紛煩鳳彩籌畫餉務晝夜拮据士馬

賴以飽騰十年陞河南督糧道左叅議時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督師至楚向在內院時稔知鳳彩才遂具疏請以河南糧道任楚省藩司

世祖章皇帝以中州漕務艱鉅非諳練者不能勝任不允所請河南各州縣糧戶舊例抵小灘買粟米兌給運丁多方勒措以耗其數糧戶苦之鳳彩

禁晒颺平斗斛革幫貼遂除陋弊前此弁丁輓運至通沿途侵盜積年挂欠不可勝計鳳彩親督運抵通嚴查盜賣每年全完定例督運全完者得加二級鳳彩在任五年加至正一品又加四級十四年因所加級多超遷廣西右布政司是時孫可望已降惟李定國猶盤據雲南

朝廷大兵分廣西四川貴州三路進剿廣西自李定國殘破後人民流散軍需不繼鳳彩持籌審畫晝夜督催得米五十餘萬餉銀二十萬兩躬自

轉輸至柳州軍無匱乏自夏徂秋事竣始回署十六年陞江西左布政司十七年

特命巡撫四川適丁外艱疏請歸葬

朝廷方遣大兵進緬甸不允所請遂兼程抵蜀蜀自逆賊張獻忠蹂躪後城邑村墟所至蕩然夔東尚有餘孽未靖十八年涼州番獮劫掠侵及川境遣建昌兵巡道張元凱會同廣羅總兵官狄三品擊却之又疏請各官捐輸修築省會城垣披荆棘課工程雉堞屹然次葺學宮興文教修

都江堰以滋灌溉。核茶園以免土貢。察鹺井實額以裕國課。又成造戰艦。製辦火器諸務。向來蜀無存貯經費。鳳彩多方補苴。事集而民不知。康熙二年八月。其祖歿。以嫡孫承重回京。六年服闋。補貴州巡撫。黔地兵燹後。絃誦幾息。鳳彩修學課士。七年觀風。首拔程春翔。八年春翔舉已酉科鄉試第一。黔士奮興焉。貴州多山箐。不能照畝依則輸糧。所徵錢糧輕重不一。全書由單與百姓實徵數目不符。吏胥私派高下其手。民甚苦之。鳳彩集通省賦役全書。躬親稽核。清查改正。凡三閱月書成。由單照依全書則例。填給花戶。仍令將填過花戶姓名。田畝應徵數目造冊呈報。尋疏請列入全書。以垂永久。自是無濫徵之弊。鄉試費用向多派取民間。因疏請增科場經費。以除雜派。民俗用銀。因其俗。請停鼓鑄錢爐。民便之。先是雲貴用兵。添設道員。特疏罷添設者。以杜冗員滋事。貴州自明季之亂。偽桂王竊據。土民多盜。鳳彩以為申明土司專責。

可靖盜源以奠邊疆。因疏言黔省遠在天末。雖設有府州縣衛之名。其所轄地方皆係土司苗彝。是土司一官原有世守封疆之責。凡苗彝劫殺仇殺。良由土司平素不嚴約束。事後又復縱容。若不立法懲之。竊恐因循怠玩。貽害地方。無所底止。但查地方失事。流官有俸可罰。可住有職可降。可革。今土司無住罰降革之例。臣會商督臣議以凡苗彝仇殺劫殺。每一起。罰該管土司銀二十兩。責令緝拿。如一年不獲。亦照流官

例再罰銀二十兩。仍命緝拿。若事發之後。隨即能獲一半者。止令嚴緝。免其罰銀。自一起以至四起。俱照前議罰。倘仇殺劫殺至五起以上。即將該土司罷職。另選族中才能者襲替。如每起俱能隨時拿獲。容臣等另加獎賞。庶土官知有勸懲。而地方不無少補。又因貴州道路險遠。鋪司遞送公文。工食甚微。不敷養贍。致鋪兵多有逃亡。徃徃派累百姓。又學臣考試無費。亦派民間。鳳彩痛陳私派之源。繕疏入

告。一曰鋪兵苦役。日費不足。查別省鋪兵。俱有額設工食。黔省路通雲南大道。崇山峻嶺。羽檄交馳。晝夜不息。每鋪兵一名。止日給米一倉升。夫一倉升之米。供本役一日之食。尚且不足。又無閑隙。可以別求營生。其父母妻子。誰爲代養。是以招募無人肯應。勢必勒令百姓輪當。一經輪當。近大路者。尚可勉應其役。若遠居一二百里之外者。必致斂銀轉催。倘一斂銀。其鄉保頭人。借題多派。百姓不寧。爲今之計。或念黔中山高

溝深。鋪兵苦役。除日食米一升。再照他省日給工食銀二分。庶公務不誤。百姓亦免騷擾矣。此臣所謂或撥正項。倘無正項。可撥或載在由單。明白徵收。一曰考試生童公費。無處設措。查各省歲考。俱有正項錢糧。而黔省原未有額設公費。每遇學道考試。其間搭蓋棚廠物料。生童飯食。花紅卷價等項。俱係地方官設處。夫設處者。能保無私派乎。况考試生童。大典所關。此項費用。必不可已。倘一派取。其中指

一派十俱不可知。亦請或撥正項。倘無正項可撥。或約定數目。載在由單。明白徵收。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又念貴州地險。而置驛稀濶。疏請添設驛遞。以紓夫馬之困。言黔山萬疊。驛路險遠。異常馬匹萬難支持。臣謹繪圖恭請

睿鑒。勅部亟為調劑添設。以速軍機。以蘇驛困。竊惟天下之苦累者。莫過於驛站。驛站之險遠更苦者。莫甚於黔省。夫黔省為滇南咽喉之地。在在皆是石山峻嶺。上則登天。下則履壑。上而復下。下而復上。俗言地無三里平者。委無虛謬。夫擡一站。勢必足破肩穿。馬走一站。亦必蹄癢脊爛。甚至力不能勝。中途逃斃者。徃徃有之。且以每驛額馬不過五十匹。夫不過一百名。每馬日支糈穀。不過五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不過一倉升。銀一分五釐。當此滇黔之孔道。徃來差使如織。司驛者徒被叅處。究竟無補實用。此黔省道路之艱險。非臣敢臆說。即當日領兵闢黔之諸大臣。與夫近日徃來之

欽差皆身履其地而目擊其苦。前此之所以勉力支撐者。當軍興旁午之時。不暇計及於民。夫馬雖有官應之名。其實協幫於闔省之里甲。以致天末民苗。男不能耕。女不能織。苦累難堪。流離日甚。此屢奉

嚴諭。不許私派百姓。於是康熙八年七月內。臣與督臣再四籌酌。將百姓協幫驛站者。痛加革除。止責令司驛各官。極力應當。今已年餘。百姓雖稍有起色。田土漸墾。獨驛站去其幫貼。萬難撐持。兼之黔省今歲馬匹。瘟疫更甚。倒斃益多。臣見在另疏具

題。今除各站坡嶺。雖險而道路稍近者。不敢妄請外。如貴陽之東至湖廣。則有興隆以至清平驛。實有九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澄坡。皆崇山峻嶺。中隔一重安江。應於重安江設一腰站。清平以至平越驛。實有八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蠟梅坡。三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

坡。三郎坡。葛橋坡。皆艱險異常。應於楊老坡設一腰站。平越以至新添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酉陽坡。黃綵坡。猓獠坡。打杵坡。望城坡。皆石如狼牙。人足馬蹄。無有不傷者。應於黃綵坡設一腰站。再如貴陽之西至雲南者。如查城驛。以至安南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哈馬坡。高則一望無際。深則萬丈有餘。應於盤江坡設一腰驛。安南以至新興站。實有九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馬跑泉。烏鳴坡。腊茄坡。江西坡。泥納坡。陡如立壁。行似穿雲。應於江西坡設一腰站。新興以至普安驛。實有八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望城坡。羅漢坡。爛橋坡。鸚哥嘴坡。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望城坡。倒馬坡。皆懸崖深澗。盤旋崎嶇。應於軟橋坡設一腰站。以上六站。路遠山高。馬力愈竭。而鞭策愈疾。以致壯者傷。疾者斃。司驛者

痛哭無術。報倒者幾無虛日。若不急為調劑。必致整頓無期。故臣敢以冒昧

請設腰站。每站照例設馬五十匹。馬夫二十五名。其六站驛丞。倘另議設官。不無添官之費。查興隆衛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重安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興隆衛守備。平越衛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楊老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平越衛守備。平越府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黃綵腰站。喂馬支應。而督

理銷算。仍責成平越府知府。永寧州見有吏目一員。可以移至盤江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永寧州知州。安南衛見有千總一員。可以移至江西坡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安南衛守備。普安州見有吏目一員。可以移至軟橋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普安州知州。至於買馬銀兩。查有康熙八年奏銷驛站節年存剩銀一萬五千餘兩。應將此項銀兩動支。買馬三百匹。六站均分。喂馬料穀。馬

夫食米應於貴州官庄租穀秋糧內通融支給。統俟年終

奏銷。惟是設站之後。馬有倒斃。例應添補。及應用鞍屨。腳蹠。藥餌。棚廠。鋤刀。以及馬夫工食等銀。每年約該一萬一千九十餘兩。黔省實無別項可動。勢必於他省餘剩驛站銀兩。照數撥黔。協濟。庶遐荒民苗之殘苦。得以稍蘇。而緊急軍機。均有攸賴矣。臣非不知錢糧匱乏之際。偏僻驛站。尚有議減議裁。猶敢添設糜費。但臣身任地

方之責。目擊其艱。不得不痛陳於聖明之前也。疏入。並如所

奏施行。黔困大蘇。民人頌德。十年以母老

題請終養。已奉

恩允。候代。適母訃至。遂匍匐還京。十一年閏七月。

特命起復。巡撫河南。兼理河道。時兩河爲民患。衝決無

常。歲需修築。舊制發官帑召募。明季國用困絀。遂按地徵夫。夫頭因緣爲奸。每歲濫派銀不下三四十萬兩。小民避河役如水火。鳳彩廉知其

狀疏請仍動正項錢糧官催夫役奉

思旨依議數十載積困一旦盡釐又豫省栽柳供本地  
河工急需適江南興大工檄催協濟採辦既艱  
兼覓船遠運疲頓民力鳳彩具疏請停協濟又  
疏請令鄰省需柳者自催船抵豫裝載俱奉

俞旨民困始蘇閭閻歡呼稱為三大疏十二年冬逆藩

吳三桂據雲南反河南為進勦通衢大兵絡繹  
鳳彩多備草束以防浥爛豫定車輛數目以杜  
多索分解馬解礮與出兵道路以甦大路之困  
民賴以安十三年因積勞成疾請告調攝士民  
萬衆赴

闕籲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時當軍興傍午豫  
省非佟鳳彩沉毅靜鎮恐貽他日憂奉

旨仍力疾視事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卒於官年五十六  
歲十七年四月

賜祭葬如典禮謚勤僖建碑墓道鳳彩工文章善書法  
以梧友名堂因以為號有黔行草梧友堂集梧  
友堂石刻法書藏於家四川士民思其德崇祀

名宦祠

甘文焜。字炳如。漢軍正藍旗人。先世有名正者。宋開寶初。以武功封伯爵。食邑於江西之豐城。因爲豐城人。數傳至受和。隨明成祖征遼東有功。世授瀋陽中衛指揮。遂著籍遼東。又數傳至應魁。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仕至石匣副將。即文焜父也。文焜生而魁偉。磊落不凡。事母以孝聞。稍長。精騎射。慷慨負大志。尤好讀書。至古人忠孝節烈事。

輒撫膺太息。義形於色。遇事侃侃。弗少顧忌。年十九。以國子監官學生。授兵部筆帖式。練達部務。勤敏慎重。父任副將時。遇

覃恩廕一子。文焜長。當襲讓之。從兄文煥。久之。遷禮部啟心郎。留心

國朝典故。奏事多稱

旨。

世祖以爲能。粵東藩王嗣封。奉命充冊封使。以清謹聞。

世祖甚嘉之。未幾。朝鮮國王襲封。復遣奉

命往。一如使粵時。言不及私。歸無餘橐。自是名譽日盛。

聖祖仁皇帝御極。擢大理寺少卿。清慎平恕。讞獄多平

反。務無冤而後已。每值

廷議。一稟於公正。無所撓曲。陞順天府尹。

輦轂之地。多貴幸親臣。所在恣橫。民苦之。文焜繩

以法。豪強皆斂迹。崇文門關稅不平。商賈告困。

人無敢言者。文焜露章奏

聞。下廷議。即令文焜兼攝。文焜固辭。謂臣言之而臣攝

之。是利之也。

聖祖鑒其誠而止。康熙五年。直隸巡撫缺人。六年正月。

遂

特簡文焜往撫。文焜感

聖祖知遇。知無不爲。嚴貪殘。禁暴橫。恤郵驛。緝奸宄。稽

盜賊。除雜派。絕苞苴。疏凡數十上。皆見施行。七

年七月。請復出巡舊規。部議不准。得

旨。前諭各省遇有水旱等災。督撫務減儀從。將被災地

方。作速親勘。欲令體訪貪虐官吏。重加懲治。且使兵

民疾苦。地方應行之事。得以驗實更改。若不巡視。屬員反借災荒。顛倒重輕。私行科派。俱未可定。甘文焜所請。着准行。文焜即單車按部。所見水荒村邑。多需賑者。即以

奏。正定保定等四郡水災。民不堪命。具疏奏聞。仍一面便宜發倉賑恤。勸諭富民出粟。且身自捐資以倡會。

聖祖冬狩至正定。復面陳疾苦。聖祖用其言。免直隸是年租稅。四郡之民咸歌。

帝德十二月。以賑荒議叙。加工部右侍郎。撫直近二載。聖祖以文焜有文武才能。任大事。遂

特命總督雲貴。以西南之事委焉。是時雲南逆藩吳三桂。恃功跋扈。

朝廷以七省金錢。協濟之。既富且強。尾大不掉。包藏禍心久矣。總督衙門。駐劄貴陽。為全滇門戶。文焜受事後。無日不為陰雨之防。整飭官方。綏懷遐邇。正已率屬。恩威並用。凡軍民大政。地方事宜。一切興釐整飭。鮮不動中。肯綮奏報。

先行其尤亟者。滇黔孤懸天末。舟楫不通。一綫烏道。二十餘驛。經制驛卒。為數無多。而逆藩差使。繹騷刻無寧晷。且有倚勢營私。販賣馱運貨物者。俱惟驛卒是役。驛卒不足。則抑壓有司。以民夫協濟。椎髻裸體。絡繹道路。失業者。往往去為盜賊。文焜下車。即先為示禁。仍特疏奏。

請永革協夫。一路民苗。始得休息。時三桂盤踞滇中。陰懷不軌。各鎮官兵。悉以重惠結之。兩省將卒。頗墮其術。中兵多驕悍。其藩下尤甚。文焜嚴

申紀律。微有犯。即置以法。不少貸。且勤於訓練。兵皆歛緝。知有法守。又訪鎮將之尅減者。守令之貪墨者。俱論劾去之。土司之桀驁者。剿之。柔懦者。撫之。諸蠹吏豪族。為害於民者。杖斃之。由是兵民安定。漢土歸心。咸知有王章。凜然奉法。又念滇黔邊境。初歸版籍。習俗猶染苗風。以興行禮教為務。敦重儒士。崇節儉。任勞苦。躬自倡率。兩年間。民風丕變。三桂益憚之。欲借邊釁。以固兵權。八年。詭報吐番康東入寇。又陰趣貴州。

凱里九股等處苗蠻煽亂。羽檄交馳。以覘文焜舉動。文焜料康東事多詐。必無能為。凱里近在肘腋。不制。恐滋蔓難圖。乃自帥師直討凱里。指授方略。分遣諸將。令肅威行。士皆用命。裹糧深入。直搗其巢。旬月內。渠魁授首。餘黨俱平。九股四十餘寨。苗蠻相率匍匐轅門。稽顙歸命。十二月。疏報。逆賊阿戎梗化。已非一日。臣遣兵撲剿。殺賊百餘人。賊復踞阿魯山。遣副將冶秉忠進擊陣斬阿戎。擒殺七百餘衆。逆黨悉平。又疏報。

番目俄四阿蜡等率衆投誠。並下部議。叙文焜威信大行。以凱里既平。擁得勝之師。移檄雲南。會擊康東。三桂恐詐洩。乃以康東遠遁來告。益心懼焉。逆謀遲遲未敢遽發。十年九月丁母憂。特命在任守制。文焜疏乞終喪。

聖祖以文焜威望素著。能褫吳三桂之魄。所請不行。而是時臻剖凱里二司所屬有逆。苗阿福倡亂。文焜發兵剿捕。逆首就擒。又大敗餘黨於地五等寨。追至白崖。擒斬一千三百餘人。其餘悉就安。

揀捷

聞奉

旨嘉獎。下部議叙。文焜復再三陳請終制。

聖祖憐其孝思。始許給假治喪。自黔至

京師八千餘里。往返年餘。十二年十月再抵任。

朝廷方有撤藩之舉。遣大臣為吳三桂治裝。而三桂

遂以十二月殺巡撫朱國治。率所部兵反。文焜

倉猝聞變。即令

欽差部員薩穆哈黨古禮馳驛奏

聞。仍繕疏遣族弟文炯飛賫入

告。疏內有城存臣存。城亡臣亡之語。先是文焜訓

練本標士卒。賞罰必信。人人効命。及回

京治喪。文焜以總督印信兵符交貴州巡撫署理。

而三桂力請以雲南巡撫署印。因假操練為名。

盡調督標兵丁赴滇。使藩下將弁卑詞厚幣結

之。又親加犒賚。遂盡入其牢籠。三桂既反。文焜

調集本標兵弁。而兵丁紛紛逃散。不復可用。意

提標兵弁或未受吳餌。尚可與謀。欲令提督李

本深提兵守盤江。過其來路。提督以書來覘文。焜意。文焜閱本深書中多道辭。猶以為惶惑。觀望。欲激以忠義。特為手書答之。云。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王。作撐天之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為封疆大臣之所以。上報

聖明。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維我

國家定鼎以來。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琨授首於水西。羅甸攬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宴。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閩外兵權。是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邇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臣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踞。搖動民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

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  
京搬運家口夫馬持籌儲糈省會空虛兵民惶惑  
數日來聞

欽差大臣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為塘報杳無揣茲事  
勢禍亂已成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  
鑣並轡勦滅妖氛幸惟恢宏大略共披肝胆仰  
報

聖主浩蕩宏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呼本忠孝  
真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  
威寧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  
同德共勤

王事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部院  
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為於爍之王師板蕩  
之功勲標作不朽之麟閣聲名俱泰青史流芳  
即或寇孽猖披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  
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即屍無馬革裹  
還斷不稍存携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  
亡與本部院相為一體為今日計願即日興師

駐劄盤江上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為聲援。本部院會同撫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

王師不然者。愴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退亦多凶。未免雉懼於羅。狼跋其尾。遺馨遺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後悔可也。又亟與貴州巡撫曹申吉熟籌堅守。乃李本深早已降賊。而曹申吉亦變心從逆。俱置若罔聞。城中將吏無一可與謀者。文焜仰天長嘆。以為徒一死自靖。非封疆大臣事也。今貴陽已為空城。尚有鎮遠一營阻險可據。外可號召荆楚之兵。內可抗拒滇黔之隘。近可繫黔中各郡之人心。遠可通川粵兩省之聲勢。堵遏克鋒。力圖勦滅。猶事之可為者。因令側室盛氏等七人各自經於署。携第四子國城及二筆帖式從騎數人。星夜馳赴鎮遠。乃守將江義亦已順賊。反戈以待。文焜遂揮鞭渡河。至吉祥寺前下馬。北向再拜曰。臣至此不能

再為計矣。封疆之臣。當死封疆。過此即非黔地。遂自剄於寺。子國城。與筆帖式何善。雅圖。同死焉。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八日也。文焜既死。鬚髯。雙目猶視。生氣凜凜。士民見者。無不隕泣。遂斂瘞於寺之側。年甫四十有二。吳逆聞文焜死。喜甚。賊黨皆稱賀。由是賊兵自滇過黔。無與抗者。越五年。廣西巡撫馮甦。偏沅巡撫韓世琦。先後以文焜死節事入奏。

聖祖軫悼。加贈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謚曰忠果。又二年。吳逆殄滅。黔地悉平。貴州巡撫楊雍建。又奏文焜殉難顛末。云至今停棺荒寺。

聖祖為之感歎。特命其長子宣化府同知國均。赴黔扶柩。適文焜次子辰州府同知國培。因公至黔。先已扶柩北上。遇諸途。遂同還京。柩至之日。

特勅內大臣一等公舅舅佟國維等。迎於蘆溝橋。賚大官茶酒。哭臨其喪。

賜祭葬如典禮。二十三年。立碑墓道。文曰。稽古伏節死

難之臣。國家必責之典禮。榮其服命。載在史冊。厥有  
舊章。夫効力盡命。臣之經也。旌善顯忠。國之憲也。昭  
激勸而垂奕葉。於是焉在。惟爾甘文焜。服官有年。勞  
績懋著。朕擢授旄節。往涖滇黔。俾督率乃僚。綏靖南  
服。屬逆臣悖德。敗亂天常。狂逞狡謀。變生倉猝。爾以  
勢窮援絕。衆叛軍孤。遂出貴陽。捐軀鎮遠。雖不克殄  
賊成功。亦可謂舍生取義。睠爾壯烈。深惻朕懷。宜賚  
嘉名。式揚大節。特賜謚忠果。仍贈官廕。子如例。於戲。  
忠不避難。永為臣子之型。果以矢心。尚壯河山之氣。

勒諸貞石。以表丹誠。廕一子國壁。入監讀書。國壁仕  
至雲南巡撫。國培亦仕至副都統。二十五年。貴  
州巡撫閻興邦。復據輿情。上請建專祠於貴陽。  
御書勁節匾額賜焉。

佟國瑤。漢軍正藍旗人。三等伯佟六十一之子也。  
順治十七年。襲父爵。累遷至副都統。康熙十二  
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反於雲南。明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以湖南鄖陽地介三省。中多曠土。山谷阨  
塞。奸民易於嘯聚。恐有竊伏其間。與賊連和者。

且恐逆賊乘間侵犯。令國瑤為提督總兵官。往駐防彈壓。三月國瑤所屬副將洪福。果潛通吳逆。劫所部千餘人。反攻國瑤於署。國瑤率標兵三百餘名。奮勇衝殺。福等敗走。復集衆來犯。連日格鬪十餘陣。斬二百餘級。乃遁。倉庫官署皆保全。事聞。

勅旨嘉獎。十五年三月。四川叛鎮譚洪。犯鄖江北岸。叛將洪福等出掠鄖江以南。國瑤遣滿漢官兵。分布勦禦。二十日。敗賊於坪溝。二十八日。敗賊於

黃畷。四月初五日。敗賊於九重岡等處。初九日。又敗賊於南岸。明日。又連敗之。焚其舟艦器械甚多。擒斬無算。九月。洪復遣衆潛伏鄖江兩岸。駕三十餘船。順流而下。泊琵琶灘。進逼鄖陽。運道阻梗。國瑤與將軍噶爾漢。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楊茂勳等。率水陸兵合擊。大破之於陡嶺。糧運始通。捷。

聞。下部議叙。十六年七月。以安撫難民功。加太子少保。十七年三月。叛鎮楊來嘉。及洪福等。盤踞房縣。

等處地方。國瑤遣官兵進擊敗之。生擒偽副將等五十二人。恢復房縣。十八年八月。復偕噶爾漢。楊茂勳等。剿賊於興安。日久未克。十一月奉旨嚴飭。削所有功績。俟平興安。仍撤守鄖陽。二十一年九月。授駐防福建將軍。奉

勅旨特諭之曰。國家設立督撫提鎮。原以為民。向來駐防鎮江杭州福建等處漢軍官兵。皆恣意妄為。侵占塵市。擅於私債。多買人口。如哈喇庫諾邁等。止知營私罔遵法紀。買人至盈千百。此等匪人用之何益。昔

孟喬芳總督陝西。李率泰總督福建。能潔已奉公。愛民恤士。秦閩人至今思之。爾宜恪遵國憲。安戢兵民。毋負朕委任之至意。二十一年抵閩。時海氛尚熾。總督姚啟聖與水師提督施琅有事於臺灣。國瑤鎮守會城。盤詰奸匪。申明軍令。約束旗丁。恩威並濟。又崇禮文士。惠懷小民。閩人德之。二十八年十一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曰忠愍。碑文稱其恪恭濟美。夙夜宣勞。廉慎持身。寬嚴馭下。云。閩人肖其像。為祠祀之於

道山。

馬之先。字勉吾。漢軍鑲藍旗人。性仁愛。寡嗜慾。順治七年。累陞至陝西巡撫。治尚清淨。不紛更。法紀以擾殘黎。民甚便之。尋陞山西宣大總督。題改陽和府。仍為陽和衛。修復大同府城如制。陝西三邊一切軍務。站餉。文移到案。手自批發。畧無停滯。遞送鮮信。宿費。士馬飽騰。閱四載。積勞成疾。不起。卒之日。秦人聞訃。皆罷市。十四年。奉

旨。馬之先。久歷巖疆。勞瘁殞身。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察例具奏。九月題請。奉

旨。賜祭葬。如典禮。謚勤僖。後陝西人思其德。公請崇祀名宦祠。

尚之廉。漢軍鑲藍旗人。平南王尚可喜子也。任藩下副都統。以軍功。晉階至左都督。調廣東右翼總兵官。康熙四年。同伊兄藩下都統尚之孝。領騎兵至雷廉。堵勦海逆。楊二等。前後擒斬賊四百餘名。招撫千餘。未幾有蜚寇之亂。復統兵

於大石海面。活擒賊將周玉等。并殺賊二千六百餘名。以首逆未獲。未及叙功。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典禮。謚曰勤恪。立碑墓道。諾穆圖。漢軍鑲藍旗人。姓李氏。墨爾根轄李國翰之子也。尚和碩公主。封和碩額駙。康熙十八年。擢本旗漢軍副都統。二十七年。外補雲南提督。在任撫綏士卒。兵民相安。三十三年。陞本旗漢軍都統。兼管火器營事。四十九年。以老病乞

休得

旨。以原官致仕。五十年二月卒。

賜祭葬如典禮。謚愨僖。建碑墓道。碑文云。諾穆圖。厚重凝姿。恪誠立品。出鎮滇海。克揚閩外之威。入晉統軍。用肅師中之令。掌右營之火器。練習維勤。從絕塞之戎行。馳驅罔懈。中外屢宣其力。始終弗蹈於愆云。





